

台湾新武侠小说佳作

〔台湾〕王宝宝

多情王子
无情王

目 录

- 第一章 城丁小王……………(1)
- 第二章 小至尊展神技……………(10)
- 第三章 武财神布猎杀……………(32)
- 第四章 金狮首·绝尘去……………(46)
- 第五章 艾梅影……………(62)
- 第六章 行复行·险逼险……………(93)
- 第七章 不回头……………(115)
- 第八章 邛山五蛇……………(128)
- 第九章 错爱? 错杀! ……(149)
- 第十章 封官四品登公堂……………(172)
- 第十一章 毒观音韦飞飞……………(192)
- 第十二章 小王出京……………(207)
- 第十三章 白眉老道摆阵式……………(233)
- 第十四章 王财神……………(265)
- 第十五章 难、难、难, 却奈何……………(288)
- 第十六章 买路阴谋……………(299)
- 第十七章 借口保护……………(317)
- 第十八章 忠义难全·朋友反目……………(345)

· 目 录 ·

- 第十九章 冷面烟酒仙……………(376)
- 第二十章 玉门关道不易行……………(397)
- 第二十一章 道上失人……………(415)
- 第二十二章 祖孙双亡……………(422)
- 第二十三章 夜袭马府……………(440)
- 第二十四章 拜月教……………(459)
- 第二十五章 钩子惨死……………(472)
- 第二十六章 王母中邪……………(481)
- 第二十七章 小王中计……………(508)
- 第二十八章 小王捉月·官主在后……………(527)
- 第二十九章 魏公公露一手……………(537)
- 第三十章 阎贼该死! ……(561)
- 第三十一章 挥手江湖……………(587)

第一章 城丁小王

人有三、六、九等。

当兵也分三、六、九等。

第一等是皇帝身边的御林军，吃的是大鱼大肉，穿得衣甲鲜明，最差的是守城的卫兵，这些兵除了每月二两七钱银子的饷金，只有一身单薄的号衣。因为他们都是年纪很大，在军队中淘汰出来的老兵油子。

唯有小王，在这些老兵油子中，象乌鸦窝里的凤凰。他浓眉细眼，嘴巴有诱人线条，挺直的鼻子更衬托出他坚强多情的个性。若不是一身破旧的号衣，手中还拿了一根制式兵器红缨长枪，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是一个卫戍城门的城丁。

太阳已经偏西，现在是小王跟老李值班，在城门口站岗。

玉门关外风沙连天，刮在脸上象把锉刀在磨一样，值班站岗是苦差使，站久了谁也受不了风沙扑面，犹如针刺的痛苦。所以老李扛着两肩缩着脑袋，不停地背向风沙来回走着。而小王却直挺挺地面对关外站着，谁都知道，这是他站卫兵时，始终不变的姿势，整个人象一座岩石，不畏强劲的风沙，也不怕风霜雨雪。

跟他一起两年多的老李，已是历尽沧桑，似乎比较了解

他，这时靠近他，道：“小王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这样子眼巴巴的望着可不是好受的。”

小王缓缓摇摇头，轻叹一声道：“你不要管我，我已经习惯了。”

老李也摇摇头，对他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可怜与同情：“你实在太多情，嗯，太痴情，值得吗？”

小王听如不闻。

老李叹息着又道：“我是过来人，告诉你，天下最不值钱的就是男女之情，你现在只是二两七钱的大头兵，还指望她会来找你……？”

小王细长的眼睛倏然一张，亮如闪电地一瞪老李，吓得老李把下面的话吞了回去，连连摇手道：“好，好，算我没说……没说……”

扛着长枪转身就溜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如雷蹄声从街道上传了过来。

玉门关，边陲重镇，除了打仗的时候，很少有人策马狂奔的，小王不由转身向关里望去，直通通的大街上，两匹马飞奔而来，吓得一些行商旅人向两边儿急闪。

小王早已看清楚，竟是玉门关里的鲁捕头与副手蜡竿子张。奔马在城门口勒住，马蹄儿还在飞扬，鲁捕头已大声在吆呼：“守城的头儿听令。”

戍守城门的班长立刻从班房里酒气熏天，歪着脚步冲出来，嚷嚷道：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

“大老爷有令，立刻严禁城防，查出不查进，注意两名女子，身穿蓝缎衣衫，年约十六七岁，如果可疑，一律扣押。”

这位衣衫不整，官位什夫长的班长抱拳低头道：“小的接令照办。”

接着转头大声嚷嚷道：“大伙儿，统统给老子出来当差，实施临检，查出不查进。”

班房里脚步声乱得一团，一些没值班，正在喝酒睡觉的城丁们，歪戴着帽子，有的连号衣还没扣上，就提着长袍，一起冲了出来。

“格老子，什么玩意儿。”班长有点看不顺眼，开骂了：“统统给老子整齐服装，分开二边站，看到有十六七岁大姑娘，一律扣押。”

“噎。”这些老兵油子自己也感到不象样儿，何况还看见鲁捕头与蜡竿子张骑在马上，冷眼望着。

等弟兄们站在两排，有板有眼的开始临检，班长才笑嘻嘻地向坐在马背上，神色紧张的鲁捕头打哈哈道：“鲁老大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擄人抢劫。”鲁捕头冷着脸回答。

班长露出二颗黄板牙，愕然又问道：“是哪一家的？”

蜡竿子张冷冷道：“衙门里的。你还是注意自己责任，少问为妙。”

班长虽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却立刻闭上了嘴巴。

军令如山，要捧这碗饭就马虎不得。

玉门关本是汉夷交易之地，每天进城出城，来来往往的行商旅客多如过江之鲫，尤其是这个时刻，快到城门关闭之前，出城的人特别多。

所以一旦实施临检，城门口立刻排成了长龙，等着检查过关。小王是站在城门最外端岗哨，只要前面放行，他也不为难。

眼见通过的人，根本没有十六七岁的大姑娘，小王本来紧绷着的心里，也松懈下来，心想：明知道城门口在实施临检，土匪怎会再往这儿跑，官家的事，就是会摆官样文章。

哪知念头未落，一辆乌篷马车疾奔而来。

“停车，停车，等候检查。”站在最前端的城丁在挥手阻挡吆喝。

可是驾车的汉子，却偏偏不听阻挡，直冲到班长面前才勒马停止，一扬手一只黑布包裹就丢进班长怀里。

“吴老大，张家嫂子托我带给你的点心。”这驾车汉子一顶宽边遮阳帽，帽沿儿压得低低的，不走近无法看清他的面目，但嗓门儿可不小，这一嚷嚷，附近的人都能听得到。

班长露出黄板牙，神色愕然地慌忙接住。顺手一摸，黑色布包里的东西硬梆梆的象元宝，这哪是点心，分明是“红包”嘛。

在城门口混得那么久，他的八巧玲珑心，怎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立刻挥手道：“明天跟我谢谢她，快走，别挡了别人的道。”

驾车的汉子马鞭一扬，二话不说，立刻向城外疾奔而去。小王站在尾巴上，也看到是怎么回事，不过头头放行，其他的人不拦，他自然没有拦的必要。可是车行太急，关外的大风把车后的布篷扬起一角，他已看到车中坐的是两个人。而且是穿着蓝缎衣裳的女人。

虽然没看到上半身，不知道是多少岁，但跟刚才鲁捕头宣布的对象不是有三分像吗？

何况驾车汉子神秘兮兮的模样，分明大有嫌疑。小王心中的疑念一起，却忘了顶头上司已拿过红包，他把长枪杆用

力在地上一垫，人已如箭向前窜出三丈外往马车射去，居然后发先至，人在马头之前，身子还在半空中，大喝道：“给我停车。”

红缨长枪立刻向马头前的地上插去。

这份轻功机智，使得驾车汉子大吃一惊，只要枪杆儿插在地上，挡住了马头，就非翻车不可，只见他鞭子一扬，刷地已卷住枪杆儿往外一带，头已扬起，沉喝道：“小王，你不要插手！”

枪杆儿一歪，小王后面还是有绝招，但见到驾车汉子的面目，登时一呆，连人带枪已顺势一偏，落在马车旁。惊讶地招呼道：“木大哥……怎会是你？”

马车根本没停，驾车汉子根本也来不及解释，车与人擦身交错而过，绝尘而去，瞬眼已消失在一片风沙之中。

木尔真是回回，却也是关内外市井中的知名人物，平日豪爽英武，谁都翘起大拇指称赞，而且也是小王最好的知交，难道车中的女子是查缉的对象？他是掳人的枪匪？

刚在发呆，班长已远远在城门口厉声吆喝了：“小王，你擅离岗位，还不给老子滚回来。”

小王默然奔回去，却见班长虎着脸，打官腔道：“你在搞什么鬼？难道要跟老子难过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……”小王呐呐说：“是木大哥，我想跟他打个招呼。”心里却有点儿生气，拿了红包就放人，抓不到人不知道有什么后果，还跟我人五人六。

班长一怔，道：“原来是他老大，我倒没看清楚，好，把差使应付过去，今夜的酒钱算我的。”

他听了小王的话，心怀放开，气也消了，觉得自己吃肉

也应该让部下喝点儿汤，丢下一句话就走了。

小王这时才有时间细细琢磨这问题，哪知心在想，一个人又走了过来，竟是鲁捕头。

“小兄弟，好功夫。”

小王怔了一怔，忙立正道：“不敢当，爬山越岭惯了，哪算得上功夫。”

鲁捕头两眼盯着他道：“客气，家住在哪儿啊？”

小王道：“城外山脚边。”

“哦！家里有些什么人啊？”

“只有我老妈。”

“嗯！刚才你去拦马车，可是发现什么不对？”

小王一惊，忙吃吃道：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他平日绝不说谎，所以一说假话就有点儿不自在。

“嗯！贵姓大名？”

“王孙。”

“好名字，想不到守城的班子里还有你这号人物，少见少见。”

鲁捕头最后打着哈哈，离开了，却把小王弄迷糊了，问了老半天，是啥子意思？

临检一无收获，终于到了关闭城门收队的时候了。

小王也进了班房换了班，准备回家。班长笑嘻嘻走近，暗暗塞过来二两碎银。小王看也没看收下了却转塞给了同伙老李。

老李有点儿发愣，小王对他眨眨眼睛，意思是不拿白不拿。

班房里熙熙攘攘地在谈论刚才的事故，小王这时才听出了大概。原来是皇帝下旨征宫女，这本是五年一次的例行公事。不过刚才却史无前例的出了纰漏，玉门关征到的宫女正准备明天护送上京，刚才却被人劫走了两名。

每个地方该征送的名额是有规定的，这一来，知府老爷当然急得跳脚，同时也感到土匪进衙门公然劫人，胆大妄为，所以才演出一幕城门临检。

小王出城沿着城墙走向回家的路上，满天暮霞下的影子却是那么孤寂。谁又喜欢孤寂呢？只是为了那一份执著的感情。

梅影：你如今又在哪里？是否安然无恙？他迎着那渐暗的黄昏，似乎又看到了心中清丽的情影。

三年多来，他一直在城门口等待，每天总是带着失望回家，这段漫长的岁月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。

“王老弟！”突然一声招呼，打断他的思绪，小王一怔，停步望去，看到前面竹林边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。

竟是鲁捕头的副手，蜡竿子张。

“张大人。”小王抱拳为礼：“您在等我？”

“嗯！奉鲁老大口谕，来请你去一趟衙门。”

小王心中一惊，暗忖：莫非私放木尔真的事犯了？

他惊疑未定，蜡竿子张道：“走吧，是咱们鲁老大看得起你，想拉拔拉拔你老弟，升你做捕头。”

小王怔了一怔，候淡淡一笑道：“请张大人代回一声吧，说小的没兴趣，也没这种本事，我老娘有病，我还得先回家看一看。”

蜡竿子张想不到会碰钉子，更想不到小王个性这么拗，简直象茅坑里的石头，脸色顿时拉了下来，道：“小老弟，你的脑筋有没有问题，别人有这种机会，回去烧香磕头都怕来不及，你好象不稀罕，嘿嘿，每月饷俸多三倍，还有油水，而且不用每天站岗，这些都不是假的，难道你真的不要？”

“我不要。”小王回答得很干脆。“大人请回吧。”

“你甭给脸不要脸。”蜡竿子张大大的冒火了。哪知刚开骂，小王却淡淡的挥了挥手。似乎阻止他再骂下去。

人竟没说半句话，转身就走。

蜡竿子张更恼火了，心想出手教训这二百五，一团黑影倏自眼前掉落地上，扑哧一声，正好落在脚前，竟是林边的乌鸦。

俯身仔细一看，乌鸦头上嵌了一点白影，居然是一粒普通赌钱的骰子。蜡竿子张顿时呆住了，满腔怒火倏变成了寒气，透背而出。

——好快的手法，好准的眼力，在江湖上似乎没听过用骰子作暗器的高手，这小子究竟是谁呢？

蜡竿子张不敢再乱来了，因为这一粒骰子比说任何话都有分量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小王背影渐渐消失于竹林后，竟不敢再出声。

小王的家只是一间茅屋，外面围着竹篱笆，围成一座小院落，倒是养了不少鸡鸭。

他还没进门，就听到屋中有人在说话，知道一定是半山腰的邻居周大婶。

此刻茅屋中的炕上半躺着一个中年妇人，脸色焦黄，岁

月风霜的痕迹，在她的脸上，刻画得太早太深了一些。

炕边一张破竹凳上坐着周大婶，单薄削瘦的身上穿着一件全是补丁的大褂，苍老的脸上泪水滂沱，仿佛正在伤心，当小王推门进屋见到这种情形后，不由一怔，忙走到炕边道：“妈！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老娘叹息一声道：“周大婶的女儿进城后到现在还没回家，大婶急死啦，正在等你帮忙进城去找一找。”

周大婶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呜咽起来了：“宝莲今天挑着竹笋担子出门的……她没地方可以去……我……我只怕衙门里拉差，把她征进宫去了……呜呜……我下半辈子怎么办？小王哥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回来啊……她平日那么关心你，对你那么好。”

想起周大婶那又纯又孝顺的女儿，平日对自己母子二人的确殷勤周到，她把自己的老娘几乎跟她亲娘一样的对待，只不过乡下姑娘，免不了有点土性。

现在失踪了，就是周大婶不哭诉，按情按义也应该帮忙找一找。其实小王想得更深，因为他觉得周大婶的猜测八九不离十，问题是刚才已经拒绝了蜡竿子张的好意，无异是掴了鲁捕头一巴掌，现在想把宝莲姑娘找回来，势逼得非去求鲁捕头不可。

鲁捕头肯答应帮忙吗？

他心中正在思量，王母却在催了：“你还不快进城去找，干嘛还在磨菇。”

小王应了声是，顺应道：“妈，我是在想往哪儿找起。”

第二章 小至尊展神技

在玉门关里大小赌场不少，其中最大的一家，要算是红宝石俱乐部了。场子大，装潢好，门口挂着两粒大骰子画着红红的一点，就象情人勾魂的眼波，勾得人心痒痒的，就想往里钻。

这家赌场的主持人，却是个女的，名叫艳红，提起这位大姐头，在这边陲的重镇，几乎是家喻户晓，黑白两道，没几个敢招惹的。

可是这几天来，艳红的心，象门口挂的骰子一样，天天在紧张，紧张得几乎吐血。

就象今天晚上，八开间通敞的场子里，灯火通明，人头不少，赌的人却不多，这些赌客全都挤在赌骰子的台面四周，围得水泄不通，大家都在看一场大赌。

台面上庄家已赌得满面油水，臭汗浹背，坐在下家的一位干瘦的赌客，却气定神闲地望着庄家，嘴角有一丝得意的微笑，他面前的筹码已堆得象山一样高。

其实不用着台面，就看哪个头上冒汗，就知道输赢了。

旁边还有个紧张兮兮的小脚色，不时地跑进跑出，此刻他看看台面，又象老鼠一般地溜到后面一间去了。

那是间装潢得颇为富丽的客室，房间中，艳红发髻高耸，风姿不比杨贵妃差，可是脸上已没有平昔迷人的笑容。一直蹀躞着碎步，不安焦躁的神色表露无遗。

在一张八仙桌旁还坐着一个穿着羊皮大袍的大汉，这大汉正是红宝石俱乐部的总管，是艳红的亲信，一脸不怒而威的霸气，此刻竟也变成了苦瓜脸，陪着大姐头在干着急，房中沉闷的气氛因开门声而打破，只见那个象老鼠一般的小脚色又溜进来了，原来是在随时报信。

“报告大姐头，外面的场面好象罩不住了，骰子李连输八把，已输掉了八万两银子，输得他满头大汗，快沉不住气啦。”

艳红跺了跺脚，对总管道：“吕老二，你不是说骰子李是边关里第一把好手吗？怎么也罩不住对方？”

吕老二皱着眉头，目注小脚色道：“他难道把把丢瘪十？”

小脚色忙低声道：“回二爷的话，骰子李每把都是豹子，可是那位赌客实在厉害，每把都压一点，始终是大豹子压小豹子，刚才骰子李丢了四个二，天对，哪知来人却丢出至尊豹子，结果还是通赔，邪门得很哪。”

艳红气得粉脸发白，尖声道：“已经接连输了三天，输的银子快到三十万两，三天换了三个好手当庄，仍旧是肉包子打狗，吕老二，这样下去，红宝石立刻会输垮关门，难道你没试过用别的办法？”

吕老二的头上也在冒汗，他先挥手让报信的小脚色出去，然后道：“大姐头，我当然想过，而且也做了，哪知挨了一记闷棍，平白损失了两个弟兄。”

艳红一怔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吕老二道：“昨天白天我就叫‘妙妙’小韭菜去摸摸他的底，那王八蛋口风紧得很，滴水不漏，小韭菜赔了身子无功而退，我只能下狠招，昨夜派了黑蛇兄弟去杀他，哪里知道今天下午，发现黑蛇兄弟两个已变成了死人，陈尸乱坟岗，我去看过，以黑蛇弟兄在道上的名气与身手，竟在脖子上同时挨了一刀。唉！看样子，他不逼死咱们是不会甘休的。”

艳红听得粉脸变色，愤愤道：“说这话难道不害臊，平日老娘把场子交给你管，你是怎么管的？连来人的底细都摸不清，你是干啥吃的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红宝石垮吗？”

吕老二举起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水道：“假如能找到‘至尊王’就好了，我看只有‘至尊王’能克得住这王八蛋。”

艳红冷笑道：“江湖上谁都知道这位赌国老千已经死翘翘了，你说这话岂不等于放屁。”

吕老二道：“我昔年跟‘至尊王’有过一面之缘，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，而且赌骰子的功夫，不输他老子……”

艳红一哼道：“还是一堆废话，就算有儿子，赌功不差，人在哪儿也不知道，到哪儿去找？”

吕老二笑了笑：“大姐头，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，我知道他儿子就在玉门关，现在就在城门口当城丁。”

艳红精神一振，道：“那就快想办法把他请来啊！还坐在这儿干嘛？”

吕老二道：“这事情不能轻举妄动，一定要设想妥当，万一人家回绝了，事情反而难办。”

艳红冷笑道：“人嘛，离不开酒色财气，要多少代价，我给，甚至要我艳红倒贴上身子，我也干，你说，要准备多少

代价？”

吕老二苦笑道：“我看酒色财气，一样都用不上，依他那手赌功，你见他来过赌场没有？”

“这倒没有。”

“所以财未必能打动他的心，我正在想，恐怕只有义气二字或可以请他出山。问题是咱们与他非亲非故，谈不上义气二字……”吕老二边说边在动脑筋。

艳红忿忿坐落当中的软椅里，一挥手就把桌上的茶壶茶杯扫落地上，跌得粉碎，火气冲天道：“你说了一晚上的废话，难道没一套真正有用的办法？”

她的火爆性子，吕老二不是没领教过，见状怔了一怔，倏然一拍桌子，道：“有了。”

“有了什么？”艳红桃花眼圆睁，狠狠地盯着吕老二。

“我知道这位‘小至尊’跟回回木尔真交情不错，你大姐头不是放过一次交情给木尔真吗？这次就拜托木尔真出面说句话，‘小至尊’可能会听。”

艳红觉得吕老二这话不无道理，点点头道：“就这么办，明天一早，你带四色礼物去见木尔真，现在你出去把骰子档收了，告诉那位来人，叫他明天来决定输赢。”

吕老二起身急匆匆出来，到了场子里，只见骰子档人山人海，正想拨开人墙叫停，倏见有个人走过来，似乎也想挤到人堆当中去。

总管吕老二呆了一呆，立刻改变了心意。

当小王看到鲁捕头的时候，鲁捕头正在大发脾气，蜡竿子张垂手站着，跟着倒楣，不用说是为着小王这档子事，落

个办事不力之名，在听排揎。

此刻鲁捕头一见小王居然找上门来，以为他回心转意，顿时把怒火压了下来，跷起二郎腿，冷冷道：“你来啦，老子以为你不会来哩。不要以为我找不到人，想这份缺的人多的是，八行书起码有十几张，老子是看你年轻小伙子不错，想拉拔拉拔你。现在想通了没有？”

小王淡淡道：“没想通。”

鲁捕头压下去的恼火又往上冲了，重重一拍桌子道：“没想通来干嘛？”

小王抱拳道：“有件事相求。所以来拜见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小的邻居，有个姑娘以卖笋为业，到现在还没回家，小的替他来打听打听，是否被衙门征做了官女？”

鲁捕头冷笑道：“我不懂你脑袋瓜子里是怎么想的？自己是个泥菩萨，还要管旁人闲事。”

小王知道非先解开鲁捕头心中不愉快的结不可，否则一定会碰钉子：“大人拉拔小的一番心意，小的心中感激，可惜小的也有苦衷。”

“啥子苦衷？”鲁捕头瞪眼而问。

“小的混在城丁班子里，两、三年来一直在等候一个人。因为小的与那人生死相许，就在玉门关见面，不见不散，所以小的不敢离开城门半步。”

蜡竿子张插嘴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小王有点儿脸红，呐呐道：“是位姑娘，名叫艾梅影。”

鲁捕头哇哈哈大笑道：“看不出你是个情圣，难道那位姑娘一天不来，你就一天不走，十年不来，你就当十年城丁吗？”